

在朝鲜战场生死运输立一等功

我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暂编一团的汽车兵。1950年10月,我随部队第一批进入朝鲜。

经历一场生死“捉迷藏”

1951年开始,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、交通枢纽等进行持续猛烈轰炸,妄图切断我军运输通道。

面对敌机狂轰滥炸,志愿军运输部队见招拆招。一开始,军队以排为建制运输物资,但目标太大,后来降到一个班,再后来改为单台车跑运输。有一次,在元山附近,天快亮了,其他车都伪装隐蔽了,我想抢时间多跑几趟,过了山再伪装。结果快下山时,敌机来了,发现了我,开始扫射。我赶紧绕山躲避,敌机“呼”一下来山这边,我就绕到山对面。敌机要掉头了,我就赶快再绕回到山那边。一下山,碰到了防控哨兵,他指挥我:“快!从这边拐弯。”我拐弯进到树林里。敌机盘旋了一会儿,发现目标没了才飞走。回过神一看,汽车车厢被打了好几个洞!

是得冲过火线才能吃到的奖励啊。接车战士的话,深深触动了我。他说:“有一次部队把相当于一个团军力的敌人包围了,可是,炮弹打完了,没有弹药,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跑掉。”

“不要罐头,要弹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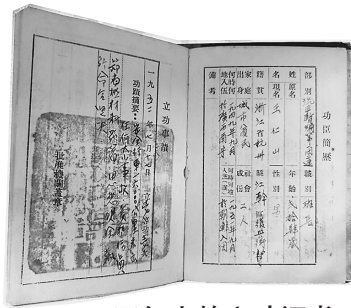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我们4辆车同时到达接近三八线的前线。接车的战士问:“你们的车拉的是什么?”我看到有的车上是冻猪肉,有的装着肉罐头。问到我,我说我的车装着一车炮弹。那名战士就说:“这车我们要了。”我就奇怪:有好吃的为什么不要?要知道,对于运输部队,肉罐头那

是得冲过火线才能吃到的奖励啊。接车战士的话,深深触动了我。他说:“有一次部队把相当于一个团军力的敌人包围了,可是,炮弹打完了,没有弹药,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跑掉。”

那时我就想,为了消灭敌人,我们必须把弹药运上去,不能耽误运输。别人天黑了再跑,我天没黑就跑,阴天也跑,雨天也跑。

和毛主席碰杯,没说出话

枪林弹雨之外,艰苦的自然环境也是对运输部队的一大考验。天气很冷时,汽车必须靠煤炭才能发动,有时候方向盘都打不动了。开车冷了饿了,怎么办?开一段路下车活动活动,抓一把雪捂在脸上提神。部队发了窝头,



王仁山的立功证书

我把它搁到汽车的化油器边上,开出几十公里后把窝头拿出来,暖和一点了,不是那么硬了,才啃得动。

因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优异,我荣立一等功。1951年,我作为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代表,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和毛主席碰杯时,我本想祝他身体健康,说自己回到战场一定加倍努力,结果太激动了,什么也没说出来。(口述/北京 王仁山 95岁 整理/李治宏)

边境军嫂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



最标准姿势照相

这是一张我和战友陈兆海、朱永立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合影,拍摄于1966年12月4日。照片上,右边的是我。我们三人均着“65式”军装,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,右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——这是当时最流行、最标准的着装和姿势。

这张照片是我们完成带红卫兵任务后照的。1966年11月26日,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第八次接见红卫兵。我们部队负责到北京接待、训练红卫兵。完成任务后,我和战友一起去了天安门、红卫兵公园(即景山公园)等处,留下了这张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。(河北保定 王日新 85岁)

1967年,因为随军,我只身一人从河北老家乘火车、汽车奔波三天两夜,到云南边境(建水县)山区生活。次年5月,我生下女儿。不久,我到建水农村一所“育红农业中学”当老师。

这所育红农中办在大山沟里,只有一个班,学生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参差不齐,都是彝族和哈尼族的。学校只有两个老师,除了我,还有一个男老师,他是彝族人。学校食堂由学生轮流煮饭,只有大米饭,学生每周日回家带咸菜。我一个外地人可就苦了,偶尔买个罐头就餐,大部分时间是盐水米汤泡



孙明明(二排左)抱着孩子与学校师生合影

饭。因为长期吃不上蔬菜、水果,我不仅口腔溃疡,身上还长疮流脓。我的生活非常艰苦,但学生们对我很好,他们会从家里给我带好吃的咸菜、糯米粽子。彝族学生燃起篝火跳起“烟盒舞”,让我感到很新奇、高兴。

1967年到1978年,我在建水生活了十多年。我

在育红农中工作了一年后,调到建水县城工作。远离家乡,思乡之情可以用认真工作来冲淡和克服。最让我伤心的是,由于路途太远、孩子小等原因,我一直没有回家探望父母。1973年初,我父亲得了食道癌,一年后就去世了。父亲心疼我离家太远,临终前,叮嘱家人要瞒着我。父亲去世一个月后,家里才写信告诉我。这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痛。我买来纸钱,在大山脚下朝家乡的方向,烧了纸,磕了三个响头……(湖北武汉 孙明明 80岁)

左右开弓揉馒头

1965年,我在新疆额敏县麦海因农场二大队炊事班工作。那时,队里有百十号单干户在食堂吃饭,吃饭的人多,做饭的人少。炊事班的人经常起早贪黑,加班加点,变着花样把简单的饭菜做得好吃些。

刚到炊事班时,我什么都不会。班长手把手教我和面、揉馒头、擀面条、炒大锅菜。我不怕苦不怕累,逐渐掌握了各项技能。当时,

每天要蒸十几笼馒头,揉馒头成了炊事班里最耗体力的活,我把这个活包了下来。刚开始,我用两个手揉一个馒头,干得很熟练。为了提高揉馒头的效率,我用心琢磨,开始用单手揉馒头。这样,两只手可以各揉一个馒头。经过一段时间练习,熟能生巧,我可以左右开弓揉馒头了。并且,这样揉出的馒头质量也很好,缩短了蒸馒头的时间。班

长给我测试了一下,我一分钟最高可以揉21个馒头。

后来,我左右开弓揉馒头的技巧,被农场报道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,还在农场广播站播出。当时,我还真有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。我揉馒头的一技之长,受到亲朋好友和许多人的称赞。直到现在,我心里还在默默感谢炊事班的老班长。(口述/新疆额敏 李军 79岁 整理/丁秀华)

妻子忙着种菜腌菜

妻子腌制的菜干,不仅味道纯正、色泽好看,而且耐储藏,头年腌制的菜干,来年拿出来食用,酸甜味里还透出丝丝芳香。

妻子腌菜干这个手艺缘于“大集体”时期。那个时候靠在生产队劳作挣工分养家糊口,肚子吃不饱是常有的事。妻子就在有限的自留地里做文章——种蔬菜,以蔬菜替代粮食,帮衬着一家填饱肚子。妻子利用生产队开工前、收工后的空余时间,一头扎进菜地里,该下种就下种,该施肥就施肥……一茬蔬菜收下来了,赶紧种上下一茬的菜苗,决不会让土地闲置。收获的蔬菜多了,平时吃不完,妻子就把多余的蔬菜清洗干净,晾干后撒上盐巴、辣椒等,腌制成菜干,装进坛坛罐罐密封起来。这样,既可以解决来年的二三月菜荒期的用菜,又可以给嘴馋的我们当零食吃。(江西永丰 吴兴明 70岁)

暑假去支援“双抢”

1960年,我初小毕业,和班里的瞿士权等7名同学一起免试保送入高小。放假后,班主任苏瑞英通知我们8个人去镇郊支援“双抢”。于是,十一二岁的我们带着简单的行装,步行六七里到了保拥大队。

大队安排我们住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。我带了一顶蚊帐,瞿士权带了一床草席,我俩合伙睡在谷仓的木地板上。正逢困难时期,我们在保拥大队30多天,一日三餐,几乎未见鱼、肉,唯一的荤菜是偶尔出现的青椒炒鸡蛋。不过,香喷喷的米饭管饱,这已经很不错了。

我们几个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参加农业劳动,所以,早出晚归的刈禾、扮禾、扯秧、插田等庄稼活,都早已经习惯了。“双抢”结束后,大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奖状。(湖南衡阳 邹孝源 75岁)